



草头之嫩，尘世初见

文/王太生

嫩草头是随春光一寸一寸生长的。草头之嫩与春光之嫩，一个在柔软的芽头，一个在渐暖的风中。

此时植物的嫩，是水灵灵的嫩。这样的嫩是水做的，是尘世初见，是一脸天真，是惊世脱俗，让人满心欢喜。

枸杞头，枸杞的嫩茎叶，最嫩的部分，水嫩水嫩的，一大堆枸杞头，在油锅里爆炒，只能炒一小盘，水分全沥出了。

厨房里，一淘萝卜马兰头，意气生动；菜摊上，一大堆豌豆头，姗姗带雨欢。

植物们的嫩，嫩在哪里？马兰头，长在春天的田埂、沟渠。清代袁枚觉得，“摘取嫩者，醋合笋拌食，油腻后食之，可以醒脾。”

豌豆头，《本草纲目》里说，“叶似蒺藜叶，两两对生，嫩时可食……又有野豌豆，粒小不堪，惟苗可茹”。

清素瓷盘里的枸杞头，可以凉拌，焯过水，捞出。把枸杞头码放到小碟内，倒入生抽、盐、醋、红油，撒入熟芝麻，拌匀，这样拌出来的菜才有味

道。一味枸杞头，味苦性寒，具有补虚益精，清热止渴，祛风明目的功效。装嫩，嫩如一株植物，才有生理和心理的满足。

早春的菜市，衣裳皱巴巴的憨厚老头儿在卖枸杞头。老头儿用一双糙手在拨弄，枸杞头，却是嫩嫩的，一大堆蓬松细嫩的枸杞头，碧绿、养眼，上面沾着早晨的露水清气。外祖父在世时，每年春天买枸杞头，炒糖醋枸杞头。外祖父炒菜时，把枸杞头沥干，置铁锅上翻炒，锅烧得滚热，只听得“啦啦、啦啦”，锅沿升腾一股白雾，铁铲三拨两拨，一堆豌豆头，缩水至一盘子。外祖父眼睛不好，说吃枸杞头可以明目，他让小孩子也吃，嫩鲜清香。

嫩，是对植物的一种描述。陆游对马兰头心生欢喜，他在《戏咏园中百草》中吟道：“离离幽草自成丛，这眼儿童竟撒空。不知马兰入晨昃，何以燕麦摇春风。”春天的马兰头，在诗人眼里，是一道珍馐。

汪曾祺评价豌豆头时，说，“极嫩，入口清甜中有很细微的青涩——这样的涩几乎感觉不

出，因为与清甜根本就是糅合在一起的，但可以体会到一种很简单的纯。”

他还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中回忆枸杞头，“是容易采到的。偶尔也有近城的乡村的女孩子采了，放在竹篮里叫卖，那滋味，也只能说‘极清香’。春天吃枸杞头，云可以清火，如北方人吃苣荬菜一样。”

豌豆，在古代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：薇。《诗经》中，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”，说的是野豌豆。麦田青芒，有一弯野豌豆，牵藤攀缘，触须漫爬，不知何物？只看得那紫红的花，似蝴蝶，在风里飞啊飞，飞不动了就栖在叶子上，翕合着花翅膀，在青麦映衬下显得耐看，只是叶片老了，便不再鲜。

食草动物最爱吃草尖尖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女孩子，喜欢春天鲜嫩的植物。第六十一回，探春和宝钗嚷嚷着“要吃油炒枸杞芽”，还大方掷出500铜钱，恨不得一通暴吃，却不怕增肥。油炒枸杞芽，色泽鲜亮，鲜香可口，吊人胃口。两美人儿

还喜欢枸杞芽烧蛋汤，一碗汤有爽口清凉之感，成为口腹最爱。

我在春天，看人吃嫩植物，吃油爆豌豆头，或者凉拌马兰头。看文人吃，也看俗人吃；看今人吃，也看古人吃。

清妙食物，在于它的嫩，一片片嫩芽叶片，在春光里最动人。比如，春日嫩嫩，食枸杞，如饮草木清气，老了的枸杞头，嫩叶不再，它就是一棵老枸杞。

还有豌豆头，清炒可以当下酒菜。豌豆头嚼巴在口中回旋，甜嫩清香，等到春已深，豌豆开花，开紫色的蝴蝶小花，这时候再食豌豆的叶茎，纤维筋络，如老牛嚼草。

马兰头，清明前鲜嫩清爽略带甘苦，清明后生出一股奇特味儿。“明前菜中宝，明后羊口草。”马兰头过了清明，也就风华不再。

枸杞头易老，豌豆头、马兰头、秧草头、香椿头、芦蒿……也易老。或许人老会装嫩，植物却装不了。

枣树做了一个梦

文/李沅哲

外婆家的门前，有两棵枣树，一棵不知何时爬上了二楼的屋顶，一棵与之相对，夹着一条长长的通往西头的小路。

枣树身后，顺着屋顶延伸的“登云梯”，斜斜地连上二楼的窗台，那窗台像注视，而高过屋檐的枣树，仿佛被那手臂似的“登云梯”托起。二楼的三角屋顶，微微下倾，就像外公戴的前进帽。

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外公居住过的地方，竟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他的模样。原来，我们所念念不忘的草木、屋瓦、烟尘，终会随着四季更替，倒流回时间，在驻足的不经意间与你重逢。

记忆里，春日枣树抽出的嫩芽是鹅黄色的，像撒了一树的小星星。树下总是整齐地堆着供烧饭用的柴火，外婆总爱倚着背，在树下拾起一捆再抱进厨房。阳光透过新叶，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常仰头数着那些嫩芽，盼着它们长大。等到枣树撑起一片浓荫，蝉儿在枝头鸣唱，偶尔抬头，青涩的小枣会在绿帘间躲藏。

一群孩子开始雀跃，打枣游戏又可以提上日程。

秋风起时，枣子熟了。红彤彤的果实压弯了枝头，如挂满了小灯笼一般。清晨的露水还未散尽，我们几个孩子就兴冲冲地爬上楼梯，楼板咚咚作响，像是为我们敲着战鼓。表姐身形瘦小，动作敏捷，她拿起竹竿就冲到了最前头。隔着楼梯院墙，她一手拉近一根枝条，一手去够那些最红的枣子，麻利得让人羡慕。

表姐的一声“快接枣！”从树冠传来后，紧接着就是一阵雷雨。弟弟妹妹们手忙脚乱地用衣襟去接，不过，还是有不少枣子滚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表妹蹲在地上捡，一边捡一边往嘴里塞，喜滋滋地。

站在楼梯上，可以望见远处的田野、近处的屋顶，宁静的村庄，酣睡在温柔的晨光中。伸手可及的枣子，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，像一颗颗红绿相间的宝石。

外婆在院子里喊：“小心摔到腿了娃儿！”她的声音里满是担忧，但却并不是真的阻止我们。她知道，这是童趣，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光。偶尔有邻居路过，仰头看着我们，笑着说：“今年的枣子真红啊！”

打下来的枣子，外婆会分装几个布袋子里。一部分留着自家吃，分给舅舅姨妈，一部分送给邻居，另外的要晒成红枣干，留作过年蒸白馒头用。我们总是挑那些最红的枣子藏进口袋，留着晚上躺在房顶的竹床上看星星时吃。

如今想起，那架连接记忆之门的“登云梯”，那些在晨光中闪烁的红枣，还有树下仰头张望的外婆，都成了记忆中最高温的画面。枣树年年结果，可那些一起打枣的伙伴，却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了。只有那棵枣树，依然守在外婆家的院墙外，等着下一个收获的季节。

枣树绿意盎然的样子，也鲜少看到了，它的枣更是不曾品尝到了。这次特意来看枣树，逢上落雪。冬天的枣树光秃秃的，显得尤其瘦，枝丫上积攒的白色棉被，让枣树沉入梦乡。

也许，等春天来了，它就会醒来。我常想，枣树会不会做梦？梦里是不是会有满树的红枣？

面对着枣树，闲谈间，天空中一声扑闪，一群鸟雀排队盘旋，顺势落在了枣树顶端，不一会儿又飞来一群落在了辅枝。这一刻，是不是枣树梦见红枣了？它们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圆枣儿堆在枝头。

如今，外婆不在了，枣树还在。春天依旧抽芽，七八月依旧结果。只是树下少了佝偻拾柴的外婆，少了打枣的竹竿声。我站在树下，仰头望着那些圆墩墩的“雀枣儿”，仿佛又看见外婆佝偻的背影，在树下忙碌。

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，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那些永远鲜活的记忆。鸟儿啾啾作语，像是外婆在轻声唤我的小名。（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重庆印象

文/祝美芬

对重庆这座城市的印象，我一直停留于那些电视画面中的样貌，我总喜欢把它想象成一幅烟雨迷蒙的山城水墨画。

春节，我带着这样的一番想象来到重庆。但出乎我的意料，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幢幢擎天柱般的摩天高楼，还有满街像火锅一样辣的招牌，以及摩肩接踵的人流，喧闹之极，唯独不见电视画面中曾呈现的古朴宁静的山道。是城市变年轻了，还是岁月变久远了？

岁月更迭，山城的样貌在变，但骨子里的韵味却是不不会丢的。就如这满街红红火火的辣椒，这滚烫的麻辣火锅。因为女儿有朋友在重庆，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份靠谱的美食攻略，知道了这里最地道的火锅店。在重庆逗留的这些天里，我们就按照这位美食向导的指引，逐个探店打卡。开始两天我们打卡的这两家名声很响的火锅店，用餐都得排上两三个小时的队。但大家好像都很有耐心，默默找张凳子坐在店铺外等候，有一次竟排到了天桥底下。但每一次就餐，菜

品都令我们感到惊喜，火锅料好，味道正宗，看着的是红油滚烫的一锅，但其实并没有那么辣，而是辣得恰到好处，而且每一家的服务都很周到，价格也十分亲民。其中一家老牌火锅店，一碟藕片9.9元，一大碟萝卜片只需5元，真是价廉物美。说是火锅店，还提供多样川菜，其中一家的辣子鸡做得特别棒，“入口酥脆，香辣过瘾”，它放广告语一点不夸张。这些火锅店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当地人与各地游客，只要置身这座城市，好像恨不得餐餐有麻辣过瘾。确实，在重庆我们几乎每天都吃火锅，它的美味，彻底征服了我们的味蕾。

爱吃麻辣火锅的重庆人，性格也比较爽气。在一条老巷子里，我看到一家小型火锅店，在重庆逗留的这些天里，我们就按照这位美食向导的指引，逐个探店打卡。开始两天我们打卡的这两家名声很响的火锅店，用餐都得排上两三个小时的队。但大家好像都很有耐心，默默找张凳子坐在店铺外等候，有一次竟排到了天桥底下。但每一次就餐，菜

以前肯定是要沿崖壁徒步登攀上下的。我曾经看到一幅“汲水图”，上面画的是这座山城的百姓担水上下崖壁的险峻情形，不知画的是不是这段江岸边的情形。

听说李子坝可以见到轻轨穿楼而过，那天我们三个坐轻轨过去，到了李子坝得下七八层楼才能到达地面。我们就在一个最佳观赏点，与众多游客一起目睹这一奇景。站在低处地面观看悬空而建的轻轨穿越居民楼，这可真是只有重庆这样地貌独特的山城才有的景观。

城市核心区的摩天高楼，也是循着山势而建，看起来比我们在平原所见的高楼要高一截。重庆历来是西南重镇，是中欧班列的首发城市，它多山地，地理奥妙，在我看来完全能打造成迷宫。

走在街上，当耳边响起爽朗的四川话时，我会提醒自己，此刻是真的走在了重庆的街道上。

一次，我们在山城漫步，偶然到了一个叫十八梯的景点。走进去一逛，发现这里才是我原本想象中的山城古貌。这片区域里，一幢幢古色古香的房屋随着山势而建，我踏着一级级石阶，忽而下，忽而平走，忽

而又拾级而上，体验了一次走在山城中的感觉。这里保存了山城原始的地貌，也将古城的独特文化保留了下来。走在十八梯迂回曲折的街巷里，我仿佛穿行在一个古朴迷人的故事中，我想，在十八梯，圆了我之前对重庆的诗意想象。虽然，里面现有的业态都偏现代，但历史与当下在此时得到了奇妙的融合。

总有一些会如烟般成为过去，也总会有一些值得记忆的留下来。

嘉陵江穿城而过，它静静流淌着，汇入长江。我们坐船在烟雨迷离的江面上一路慢行。重庆，也与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相关联。那些沉痛的历史印痕还留在山腰间，这些都曾与重庆的山风与江雾纠缠在一起，它们是历史，又如一缕历史的风，渐渐地飘远了……这条静静的嘉陵江，连接着长江，从这里出发，会连接起一些熟悉的地名，夔门、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……还有那一派奇峻的三峡风光！

历史逐渐退隐，新的历史又不断书写。只有这条嘉陵江，还有江两岸的山，还是原来的模样，它们默默地陪伴着这座古老的山城，看山城的人们一代代书写人间的悲欢。